

教育 行思

那些“草木”的记忆

■祝禧

南通市东洲小学30周年校庆之际,回想过去,我感怀良多。

1992年暑假,我刚刚在海门实验小学完成“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课改实验,许新海校长就邀请我一起创办一所新学校。一共有7个年轻人。一开始3个,许新海、倪慧慧和我,后来又来了4个师范毕业生,景裕辉、杨爱菊、李静、黄允菊。当时我27周岁,而这支团队平均年龄是23岁。

创办一所新学校,就像创造一个新世界。当我第一次踏进东洲小学,才发现这里根本不像一所学校,连校门都没有。学校只有一排平房,4间教室。唯一有学校气息的是两个教室的新课桌椅和新办公桌。走进这所杂草丛生的校园,“创业”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从市政公司借来压路机平整操场,孩子们有地方做游戏了;我们割草、填沟、铺路,让路通向新村,孩子们有路上学了;我们动手做教具,孩子们上课也不枯燥了……东小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一个好老师,首先要会劳动、会吃苦。

30年来,东洲小学从一所普通的城郊小学变成一所高标准的现代化学学校,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教师,而我在和东小一同成长的过程中也获益良多。

1993年,在校园西南角,我们亲手种下一株紫藤。搭上几根架子,春天一到,藤蔓就噌噌往前爬。寒来暑往,如今已成一片绿荫。站在树荫下,我仿佛听到藤儿拨节呼吸的声音——“我在开花”“我要向前”。伴随着紫藤花开,我和语文组的老师们开始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活化研究”“小学语文活动教学研究”“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新生活背景下儿童文化语文教育研究”“满天星阅读文化研究”……一串串研究主题如硕大的紫藤花穗垂挂枝头。东小教会我,教育研究当如紫藤一样不断往前进,永不止息。

1996年,我们在“东西半球”种下月季,希冀刚刚成为全省最年轻实验小学的东小像月季般,一个芽节就能迸发出一片叶子;一片叶子落了,两片叶子新绿;一朵花谢了,两朵花蕾长出。不

分年月,不分时节,自由绽放,月开不败。那年,我们立下了“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志向。月季花见证了学校无数个“第一”,也成就了我无数的“第一次”。第一次参加江苏省阅读教学比赛一等奖;第一次把课堂移到“东西半球”旁上课;第一次参加全国“课堂教学开放性实验研究”研讨会,走上全国公开课讲台;第一次在香港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给香港儿童上课,让活动教学的理念在境外得到验证……东小教会我,锤炼教学的本领需要精耕细作,日日新,月月新。

当新世纪来临,我们在通向校门的大道旁栽下了两排香樟树。校园从此四季常绿。几年下来,小香樟成了大香樟,香樟道变成了香樟大道。孩子们在香樟树下玩耍、嬉戏、读书、静思。走在香樟道,我不经意间抬头,常被悄然萌发的簇簇新芽感动。一年中樟树叶更新交替,正是一幕幕生命的延续与更新,提醒我不断剔除陈旧的教育思想,长出教育生命的新芽。东小教会我,一名老师应如香樟般始

终保持坚韧和谦逊。

在东小的30年间,我一步步成长为江苏省特级教师和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获得过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和教育部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从《小学语文教学活化研究》《走进语林》《祝福讲语文》《意象构建读出文学真美》《在新生活学校文化仪式下》到2017年教育部未来教育家系列丛书之《祝福与文化语文》出版,所有的一切,都是东小给予我最珍贵的礼物。

2006年,在学校东墙边,我们移植了3棵银杏树,加上原先许新海校长种下的两棵,5棵树排成了一行。银杏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已保持两亿多年性状不变。银杏树也是活化石,栽在校园,学校就有了记忆。

我曾以树为题写了一首小诗:“我愿是一棵树,吮着大地的甘露,喷涌而起,直上蓝天,让鸟雀筑巢,和风儿舞蹈,把轻柔的话语,空灵地诉诸在孩子们的心田。”我的教育故事,所有的喜悦与艰辛、成功与挫折,也都将留在东小校园的草木里,永久保存。

心灵 火花

儿童成长的秘密

■李建成

几个月前,女儿和两个孙子一行6人从北京回宁,我把他们接到和我家相隔两排房子的舅妈家。两岁多的大孙子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米粥,嘟囔着:“吃饱了,去爷爷家摘枇杷……”

出了舅妈家的门,我就让他在前边走,故意试探道:“你记得爷爷家在哪里吗?”孙子只是东张西望,没有回答。到了大路上,他竟直向北走。我惊讶极了:“你怎么知道向这边走?你记得爷爷家在北边吗?”他点点头,指着相距近百米的桥回答:“爷爷家在桥下边。”原来,他记得我家是学校大门前的桥下边。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桥下的“四叉道口”,他直向东拐,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我暗暗想:这一排许多房子,样子又长得差不多,他应该很难确定是哪一家。谁知,孙子走到了我家门口,居然用手指着说:“这是爷爷家!爷爷家!”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这是爷爷家?”他指着院子里的果树说:“爷爷家有果树。”

此情此景,让我既惊讶又惊喜。他去年来这里时还不到一岁半,这个年龄段可以“记事儿”吗?况且他在这里只生活了1个半月,现在距离上次离开已经有8个月了,他凭什么能记得这么久的“事儿”?

看来,儿童成长的秘密有很多,我们成人应设法揭秘。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想:是什么让一个1岁半的儿童“记事儿”的呢?

我想起去年他在这里生活的情景:孙子每天都在我家周围玩儿,出去玩时他都是自己在前面走,尽管有时带他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但回来走到学校门前的桥时,他也要自己走……那时,他每次都是自己前面摸索回家。

看来,让儿童“自己做”,能增强他的“记事儿”能力。尤其是让他自己摸索,且每天反复,有助于使他记住“事儿”的特征。由此不难推断:儿童自己探索获得的“认知”,也许便会形成“长久记忆”。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彭宇

“只种花不卖花,你种它干嘛?”

“为什么种了就要卖?”

空气顿时凝固了,小猫一下窜出了院子。

老两口又吵起来了。父亲70岁,母亲67岁,两人退休后,一个种花,一个卖花。父亲用了十几年的光阴打理好了一个20米长的盆景大棚,但从来不卖。母亲用十几年的光阴建立了各种生意网,足不出户,也可遥控指挥花木的买卖。而母亲也从未卖过父亲的花木。

父亲耷拉着头,提着花剪、钢丝夹,猫着腰,钻进了他的憩园。我跟着走了进去。

他系好围裙,默默地蹲坐在那盆近修整的“枯木逢春”前,仔细端详了一会,一手扶着枝叶,拿起花剪,干脆利落地剪去了一根枝叶繁盛的枝条。

“爸,这花长势这么好,为什么要剪掉?”

“枝条太多,就冗杂,上密下疏才美观。这该舍弃的就要舍弃。”父亲回答。

白根在黄沙土中露出了一大截,泥瓦盆在红梅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寒碜,我哄他开心:“我给您选个精致的盆吧,不然都配不上这个手艺!”

“泥瓦盆有利于排水,根系不会腐烂。盆是根据树桩高低和根系长短选择的,不看的。”他摇了摇头,“每一株盆景都有自己的生长环境和种植方法,适合就好。”

接着,他将选用瓦盆的原理、疏密控制的技巧、摆放位置的诀窍娓娓道来,红梅下的父亲神采飞扬,仿佛这片苗木就是他的广阔世界,他的快乐流淌在枝叶叶叶之间。

“你妈觉得我在浪费光阴,可这百十盆的苗木,是我几十年的心血呀,培育根系要五六年,修剪枝条到长成还要三四年,到这大棚里,看看它们,我就觉得心里舒服。”

是啊,适合就好,人生不也如此?母亲在忙碌中体现了奋斗的价值,父亲在侍弄苗木中领略了人生的趣味,没有一种人生是可惜的。小猫不知何时已经蜷缩在父亲的脚边,贴心地蹭了蹭他的脚面……

闲庭 随笔

“挂秋”

■张军霞

那天,一位文友在我们的聊天群里,晒出了一张落叶的照片:那片树叶是她偶然在山中捡到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树的叶子,只看到它被秋霜染过之后的红,像新娘娇羞的脸颊一样醉人。更巧合的是,叶子本身是爱心形的,叶子的中间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孔,也是爱心形状的。“爱”加上“爱”,让这枚叶子变得格外珍贵。这位文友把它用绳子系起来,挂在了自己床前的那面墙上,倒成了一种别致的装饰。

没想到,这位文友一晒照片,立刻在群里引发了一阵晒照片的狂潮,更多朋友晒出了自己拍摄或收藏的树叶照片,其中有不少人把喜欢的叶子做成了墙画挂在家里,我不由感慨:“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把秋天‘挂’起来呀!”

记忆中,我的奶奶也是一个喜欢把秋天“挂”起来的人。秋收季节一到,我们家小院的屋檐下,就变得热闹起来,辣椒、玉米、干菜,都是奶奶最常悬挂的对象,这跟别的乡下人家的小院,倒也没有什么区别。但奶奶是个爱美的人,她在把这些秋天的农作物挂起来时,总会特别留意一下颜色的搭配,辣椒的红、玉米的金黄总是错落有致,更有意思的是,她还会在去地里干活时,顺便扯上几把小雏菊之类的野花,回来之后用绳子扎起来,倒挂在屋檐下,任凭它们自然风干。这些野花从秋天到深冬,一直装饰着我们的小院。多年以后,当我在小城的花店里第一次看到几十元一把的干花时,不由就想起了奶奶当年的“作品”,原来她早就深谙干花之美,并把这种美的意识传递给了我。

我认识一对卖早点的中年夫妇。从当年上中学开始,就常常到他们的小店去吃早餐。印象中,一年四季除了过春节的那几天,他们的小店从来不开门。炸得香酥可口的油条和热腾腾的豆浆,是最受顾客欢迎的早餐搭配。就在前几天,我照例又去吃早餐时,却意外地看到小店没有营业,门口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东家有喜,歇业一周。”

我问了旁边卖烧饼的人家,才知道这对夫妇的儿子今年考上了南方一所很好的大学,夫妻俩一起去送儿子上学,顺便要在那里玩上几天。我对店主夫妇的儿子有印象,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店里跑来跑去,给客人拿纸巾、送小菜。后来他上学了,我去吃早点时,常看到他独自坐在墙角的小桌子前,有时大声读着课文,有时低头认真写作业,全然不理睬顾客来来往来的嘈杂。那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自制力真好,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那天,我走出好远了,还是忍不住回头,又看了看那张粉红色的告示。对于店主夫妇来说,这也是一种秋的收获,他们把这喜讯挂起来,温暖着每一个路人。

租住在我家楼下的小马,对今年这个秋天寄予了格外多的期待。就在两年前,她和丈夫拿出多年打工的积蓄,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那个新开发的小区就在我们小区旁边,站在这边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盖楼工程进度。小马时常兴奋地对我们报告:“房子盖到第五层了!”“第十六层,就是我们家买的那一层呀!”“房子终于封顶了!”

不久前,小马顺利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她告诉我,买房子的钱有一部分是借的,债务没有还清,所以现在还没有能力装修,但每天进进出出,都会忍不住多看新房子几眼。她说,想着再把钱攒上半年就可以装修,上班都觉得格外有动力。

我忽然觉得,把秋天“挂”起来的方式,原来有好多种。不止是朋友挂在墙上的树叶画,也不止是奶奶挂在屋檐下的果实,像早餐店夫妇的儿子考上大学的喜讯,像小马夫妇努力奋斗换来的新房,都是一种别样的“晒秋”。

他们“晒”的是丰收,沉淀的是汗水。想起一句网络流行语:“你只管努力,岁月会给你答案。”是啊,只要曾经付出汗水,秋天从不吝啬它的馈赠。愿你也有秋可以“晒”,悬挂成秋天里一道别致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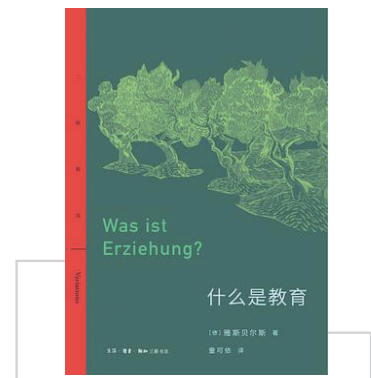


好书 过瘾

教育就是用真挚的灵魂去唤醒

——读《什么是教育》

■张运桥



《什么是教育》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童可依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卡尔·雅斯贝尔斯生活在一个见证了深远政治变革的时代,其一生处于纳粹政治与欧洲文明战后重建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样的大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什么是教育》是由赫尔曼·洪恩自雅斯贝尔斯诸多著作中辑录其谈论教育的内容编纂而成。雅斯贝尔斯以哲学家的身份对教育的核心进行阐释,论述言简义丰,没有刻板空洞的说教,以富于诗意的语言,传达深刻而意蕴悠远的洞见。

自身的开放性
能带我们带往更远的地方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我们各自的道路上,我们明白自身存在的可能世界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身的开放性能带我们带往多远的地方。”在他看来,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可以指引人获得更为广阔的未来。事实上,不只是对于学生,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若是对于这个世界能够保持饱满的热情,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永远相信、永远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保持让自己变

得更好的信心和积极行动,那就会永远年轻,永远是向上的姿态,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雅斯贝尔斯重视发自内心的接纳的重要性。他说:“在学习中,唯有被灵魂接纳的事物才能成为自身的财富,其他的一切都仍停留在心灵之外,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几千年前,孔子也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作为教师,要主动修炼自身的学识和个人魅力,引领学生主动追随和探索知识,其教学效果要远胜强迫他们被动接受和应付。

仅凭知识不能够获得
灵魂上的健全

早在100多年前,雅斯贝尔斯就敏锐地意识到盲目夸大知识作用的局限性。他说:“一个人若只是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的知识,即使他学出出众,他的灵魂也是不健全的。”雅斯贝尔斯提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已学到的知识,而是对知识的判断力。人们需要的是凭借自己的主动性获取必要的知识的能力,以及从不同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从知识记忆中获得,而是来自与实际科研工作的接触。

对于永远抱有开放和学习心态的人来说,无论教育还是经历,都是一种唤醒和淬炼。单纯的知识丰富,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格局远大、深具同情心和生活情趣、精神内涵丰富、充满活力的美好的人。如果没有分析判断力和实践能力,那么知识就只能是僵化的教条。

民族的精神层次
取决于这一民族的陶冶方式

雅斯贝尔斯具有超前的眼光,他推崇精神上的熏陶和陶冶对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取决于这一民族的陶冶方式:人

们追随哪些他们尊敬的伟大人物?如何看待其本质并将其树立为标准?”

看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素质和未来如何,就要看其尊崇和追随的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信仰和尊崇的民族和个人都是可悲的,会导致其在自己的认知隧道里茫然摸索甚至无底线堕落。

好的作品和伟大的灵魂会引领人进入一个天地:这里面有山川河流的绵延朗润、天地日月的开阔辽远,能照亮狭窄和黑暗。一旦见过这样丰盛充盈的美好,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就不会轻易被改变和转移。

这样境界的实现,并非人人皆可获得。这是一种双向筛选:一是受教育的人主动接受和喜欢,对他来说,这样的教育内容是一种唤醒和激活,他能够领略到深蕴其中的美;二是优秀的作品和灵魂呼唤真正懂得的心灵,否则再好的东西仍然不能被发现和欣赏。

精神的成长才具有
更长远的决定性力量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精神上的强大和成长才能使人永远年轻、生机勃勃。他说:“当一个人与更敞亮、充盈的世界相结合时,他便能更坚定地成为自己。”人并非生而优秀,可以放开胸怀,用好时间,去读书、感悟,追随优秀的人物,不断在做事上修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追求进步的人自身有强大的小宇宙和能量场,他积极专注,勇敢坚定,追随内心。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至国家,小到个人,都需要通过积极的教育,达成对文化、信仰和精神的追随。

雅斯贝尔斯的论述包括理性精神、科学与人文、生存与历史等诸多议题,包含深刻的时代精神“诊断”。时至今日,这些真知灼见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反观自身,思考如何面对学生,面对自己,面对教育。